

文化研究簡史

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約翰·哈特利 (John Hartley) © 著

王君琦 © 譯



文化研究簡史

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約翰·哈特利 (John Hartley) 著

王君琦 譯

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 John Hartley, 2003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arrangement with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9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化研究簡史／約翰·哈特利 (John Hartley) 著
；王君琦譯。 --初版。 --臺北市：巨流，
2009. 02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譯自：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ISBN 978-957-732-316-3 (平裝)
1. 文化研究
541.2031 97023574

文化研究簡史

原著：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原作者：John Hartley

譯者：王君琦

責任編輯：黃惠茹

發行人：楊曉華

出版者：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編輯部：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號政治大學集英樓2樓

電話：(02)86613898

傳真：(02)86615465

劃撥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mail: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法律顧問：林廷隆律師

電話：(02)29658212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57號2樓之2

電話：(07)2265267

傳真：(07)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 978-957-732-316-3

2009年2月初版一刷

定價：38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謝詞

感謝下列人士的幫助：

Chris Rojek 一路來對我的支持；

奧嘉·托伯列茲 (Olga Tobreluts) 為我做的封面設計；

Tina Horton, 夏綠蒂·布魯斯頓 (Charlotte Brunson), 浩克斯 (Terence Hawkes), 格蘭·透納 (Graeme Turner), 亞倫·麥基 (Alan McKee), 約克·赫密斯 (Joke Hermes), 康寧漢 (Stuart Cunningham) 及葛羅斯伯格 (Lawrence Grossberg) 等人對本書的校閱；

感謝我的家人在完成本書的期間所給予我的寫作空間及鼓勵；

我在卡地夫大學的同事，特別是 Ian Hargreaves 及其他在 Tom Hopkinson Centre for Media Research 的同事四年來所給予我的激勵；

我在 QUT 的同事，特別是 Peter Coaldrake 及 Elaine Harding, 感謝他們讓我在有工作需要完成時，給予我思考的機會；

感謝支持、想研究、及批評文化研究的諸位，是你們讓我成為文化研究的一分子；

並感謝及正在閱讀本書的「你」，我親愛的讀者。

正如電台主持人常說的：「謝謝你一直以來的收聽。」

約翰·哈特利

布里斯本

目 錄

圖次 /3

謝辭 /4

導論 充裕哲學

新「努力號」？

文化研究作為一個研究對象 /001

第一章 智慧女學生的文化研究指南

從吳爾芙到沃爾夫（終點站 O' Hare）

文化研究與文學批評 /023

第二章 從阿諾德到史瓦辛格的文化

從帝國書寫識字到大眾文化（終點站民主？）

文化研究和大眾社會 /055

第三章 〈用紅楔子敲打白色〉

從公共服務到晚餐上菜服務（終點站：凱特·摩絲）

文化研究與藝術史 /103

第四章 等待水壺煮沸

文化與意識（終點站慶典）

2 文化研究簡史

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 /157

第五章 作為自身符號的一般性

文化與日常生活（旅行、購物、走路、飲食）

文化研究與女性主義、人類學、社會學 /211

第六章 閱讀讀本

從馬克思到市場（絕望地尋求接納）

文化研究與教學 /259

參考書目

文化研究及出版 /307

索引 /319

圖次

- 封面圖片：奧嘉·托伯列茲，《神聖人物 1：凱特·摩絲》
- 3.1 馬列維奇，《至上主義之構成：白於白》（1917-18）
／119
- 3.2 李希茲基，《用紅楔子敲打白色》（1919） ／122
- 3.3 Esprit 廣告，澳洲 *Hero* 雜誌，1986 ／123
- 3.4 《改革：晚餐派對》（封面） ／138
- 3.5 兩種餐桌裝飾設計（《改革：晚餐派對》）：a、b ／140
- 3.6 真理報餐桌（《改革：晚餐派對》） ／141
- 3.7 奧嘉·托伯列茲，《神聖人物 1：凱特·摩絲》 ／152
- 4.1 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範疇中的「相對主體性」：共同存在
與對話，非具有先後順序的因果關係 ／162

導論

充裕哲學

新「努力號」？

文化研究作為一個研究對象

在英國的長青警探影集 *The Bill*¹ 裡，某一集中有段簡短的對話是關於一個警探思索著自己如果離開警界，還能有什麼發展。我不記得這場戲的來龍去脈；也許他曾是個不學無術的男孩。有人禮貌性地問他關於他的下一步計畫，他在回答時沉思了一會兒，然後說了一個他所能想到的最荒謬情節（顯然編劇希望這種無厘頭的回答能夠讓觀眾發現這角色除了當警察之外，別無他途），他回答：「喔，我不知道，看情況吧。也許我會上大學，拿一個文化研究的學位。」然後四周響起一片笑聲。

文化研究已經漸漸發展成熟，它充份獲得大眾的認知而成為媒體的笑梗，並且在報刊中受到公開批評。但將它妖魔化為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和政治正確的最近繼承人，這個方式卻也暗示著文化研究已碰觸到國家政體的某個痛處。文化研究作為學術界、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者探究、分析和批判的一個領域，它並

¹英國頗受歡迎的警探連續劇影集，從 1984 年播映至今，故事主要環繞在一群工作於倫敦 Sun Hill 警局的警探。（編按：本書註解皆為譯註。）

不是讓人預期會出現在像 *The Bill* 這種影集裡的東西。

即使是在知識分子的社群和學術機構裡，不論是作為批判的應用或機構的工具，都甚少有關於什麼可以算是文化研究的共識。相反地，這個領域反而為了為什麼要做文化研究、為誰的利益而完成、用什麼樣的理論、方法和研究對象才適合文化研究、以及如何為其設定範圍等基本論爭而分裂。

文化研究受到攻訐是因為某些人覺得它放棄了對真實的信仰以及對追求事實的承諾，但有些人則擔心它與當代現實走得太近。作為一個（他們所謂）「對大眾抱持肯定態度」的領域，文化研究與企業資本主義擴張的計畫太接近，以致於無法保持批判的距離。事實上，文化研究已在許多不同的議題上遭受全面批評：

2

- 有人說文化研究過於政治化；有人則說它不夠政治化。
- 文化研究要不是被認為沒有研究方法、沒有研究對象、沒有規則；要不就是被認為受到過度學術性地建制化。
- 文化研究被認為只適合沒沒無聞的教學學院，而不適合高知名度的研究型大學；要不然就是只能被那些在已受認可的領域中，由了解知識政治（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的研究者所執行。
- 文化研究要不是大學生的意識覺醒；要不然就是給在許多不同領域裡的資深作者新興熱衷的稱號。
- 文化研究要不是太英式；要不就是太美式。
- 文化研究要不是太過學術性，社會運動性不足；要不就是過於社會運動性而不够學術性。
- 當需要批評的時候文化研究卻給予肯定；要不然就是在該

替外來委任者進行政策研究時卻提出批判。

在這些辯論中，最關鍵的是有關知識生產對社會和公共政策發展影響力的重要問題。對事物進行思考、分析、批判是否能改變世界？如果不能，那為什麼還會有人（例如那位退休警探）想要自找麻煩？知識的馬力是否該運用到平庸乏味的活動、休閒生活、樂趣和遊戲，及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接下來的問題就關乎文化研究領域之發展的政治，它既具爭議性、研究對象也不具價值（這本身也是個值得檢驗的學術主題）、並相當迅速地在世界各地擴張，甚至還有持續煩擾哲學家與科學家關於真實本質的問題；但對每個禮拜出現，且率直、庸俗又正經的這個倫敦東區警探來說，這個問題早就相當明顯了（明顯到會讓人想起不真實的人其實是這個警探）。

文化研究無法為當下的知識、文化、哲學問題提出明確的答案，但它確實是一個充滿辯論與對話的活躍領域，有著不同學術背景、不同政治理念和不同哲學發言位置的人都嘗試以即興、實踐、理論化、徹底思考的方式去處理無論是在學術圈或現實生活中的實踐策略及行動。

由於文化研究的定位是交匯點或市集地，能交換來自許多不同方面的想法，因此文化研究曾經是、也依然是一個差異斑雜的混雜及野心勃勃的知識計畫，企圖重新思考既定事實並改造沿襲已久的解釋框架。在差異、辯論和意見相左的基礎上，文化研究試圖建立新意識。

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個徵兆，是對既存事實向來有辦法獲得認可的一種普遍懷疑以及醒悟，特別是這根本就是文化研究的志

向。當代²的美好承諾，如進步、科學、真理、理性、富足、舒適、安全感等，事實上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顯然是受到了重重的一擊。猶太人大屠殺、冷戰、核武競賽、警察國家、史達林主義、越南：沒有人是無辜的、沒有一件事是單純的；恐懼、欲望在理性與真理中寄生繁殖；進步及發展創造出自己的恐怖分子。文化研究是一個徵候，提醒我們對上述議題認真和持續思考的迫切需要，以及這些議題如何連接至少在已開發世界中空前的個人自由和富庶、教育與文化表達上的新契機；以及年輕人、女性、同志、有色人種等其他社群和認同在經驗面向的擴張。

該如何教導新世代的學生合乎倫理地介入自己的文化而不倚賴如國族主義、種族優越、父權制度或帝國主義那些聲名狼藉的大敘事架構呢？這個問題也因為學生本身就屬於一個新現象而更形尖銳。確實，在英國和澳洲，一直到 1960 年代以前，高等教育都還屬於特定少數人的追求目標，當時的學生為擔任律師、軍官、教會或醫學等白領階級的專業工作做準備，有些則針對產業領域中的應用科學、經營管理、政府行政部門等功能性的位置做準備。知識解放應該擴張到窮人、女性，甚至每一個人身上的概念不僅創新，還具威脅性。

在過去，教育、知識、想法、批判等被認為是物稀而珍貴的，它們基於愈普及就愈沒價值的理由，所以不能被廣泛地分享。這一派的想法認為，「如果每個人都有碩士學位，那就表示沒有人是碩士」；這個想法希望將教育、文化和權力變成限量的。文化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徵候，它是反對上述論點並希望高等教育和文化範疇本身可以民主化的徵候。

²原文「modern」，在此除指「當代」之外，亦指涉「現代性」。

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對之後被傅柯（Michel Foucault）稱為「可能性的充裕」（the plenitude of the possible）一部分的知識、概念和文化很感興趣（Foucault, 1984: 267）。文化、知識、理論、概念及（從傅柯之後的）權力本身不但一點都不珍罕，還很充足；而且部分的文化研究計畫不只是一要研究和實踐傳統美學與統治者的追求目標，還要如文化一般，盡可能地包含每件事：即人的「整體生活方式」（whole way of life），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文化研究是關於充裕、包含性及更新的哲學。

這說法有點 1960 年代的味道，即帶點嬉皮式的自我欺騙，認為自己的善意是爲了他人的自由；心智的擴展和自我的強烈經驗都是政治解放；音樂、性、生活方式、欲望及消費遠比政治、戰爭、工作及國內生產總值（GDP）來得重要。

這種想要包含萬物的雄心壯志當然也延伸到了文化本身。充裕哲學（a philosophy of plenty）認為文化不應該繼續被侷限在來自哲學具珍罕性的觀念中，這個珍罕的觀念將文化簡化成「你贏即我輸」的零和遊戲，現代主義就是一個這樣的哲學。對權力與歷史最具影響力的現代主義哲學家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Engels）都曾宣稱有錢人的成就使得窮人的貧困與操淫、墮落成爲必須。但如果不是這樣呢？假使文化完全不是一個稀少的資源，而是充足且豐富地布滿在每個人的生活四周呢？文化研究開始著手在大家預期之外的地方尋找文化，在這個時代的脈絡下，這意味著在人口集中而非有錢人的地方尋找；因此很快地，勞工階級文化、女性文化、青少年文化、同志文化、後殖民文化、第三世界文化、日常生活文化都被發掘、刻劃。

但是，並沒有既定的研究方法或規例是屬於那些被珍罕哲學

定義為被剝奪者的文化，也沒有其相關著作，更沒有先例或源起，若說工廠工人、女人、窮人、年輕人、第三世界和殖民地人民一無所有，似乎就等於接受了他／她們沒有權力，因此他／她們沒有文化的觀點。這當然是一派胡言，文化顯然俯拾皆是，從薩摩亞群島（Samoa）到聖費南度山谷（San Fernando Valley），甚至是 *The Bill* 中虛構的倫敦南區。

作為一個充裕哲學，文化研究也企圖處理關於它自身的形構，它不希望被限宥於只處理概念和現象，文化研究希望認真看待那些它所教導的多種文化，並將那些文化以作為其包含和更新計畫的一部分來討論。愈來愈多跨領域的人出現在課堂上選修文化研究初階課程，好奇著（但願是如此）發生了什麼事。下一步該怎麼做呢？

少數可供使用的工具是屬於人類學、文學批評、政治經濟學以及其他現有學科。這些學科本身都以珍罕哲學為基礎，致力於研究**其他的**族群、**偉大的**文學作品、**強勢的**經濟體，而不致力於包含性、解放或賦權給研讀這些學科的人（不直接屬於其研究方法的一部分）。但文化研究確實懷有這種渴望，它希望作為政治和社會改變的動力，並為了其學生群讀者成為過程的一分子，以一種自我反省的態度去理解自身文化如何與其他文化及現存權力與特權的配置產生關聯。作為一個充裕的哲學，文化研究將一個新觀念引進學術界：不一定要在高尚與低俗文化、或甚至富人與被剝奪者之間做選擇，而是要找出連結、推動、區隔這些差異的是什麼。「愈普及」並不像標語所說的意謂著「越糟糕」，而是意謂著某些更簡單卻也更難分析的事物；「愈普及」代表……更多（的可能性）。

一旦這條探究的路線被開啓，特別是老師與學生、讀者與作

者之間的對話被開啓了，這條路線似乎就開始有了言外之意（implication）和應用（application）。

對文學和藝術想像的言外之意是，充裕哲學很快會破壞決定文學、歌劇、音樂與藝術鉅作的標準。充裕哲學揭露出這個制度是被嚴格約束的應用，是設計來維護珍罕性並進而保存如畫作等作品及名聲、象徵權力和代表性等文化資本的市場價值（價格）。事實上，這個在文化研究集體潛意識中根深柢固的言外之意甚至激怒了一位資深實踐者，並引發她的抗議：

正如我一位非裔加勒比海的學生所說，他引用現代藝術的範圍指出，「學校沒有教我們那些。我們為何被排除在外？……認為大眾文化是唯一與群眾有關的文化形式的這種排他性主張暗示著……大眾沒有理解高級藝術的能力。」（Wilson, 2001: 11）

5

伊麗莎白·威爾森（Elizabeth Wilson）對文化研究的責備是正確的，將大眾侷限在大眾文化中不是一種沒有偏見的包含舉動，而是意圖延續「此善意動作所欲消除的種族主義和菁英主義」。文化研究必須繼續以作為一個充裕哲學而存在，人們需要瞭解未知的事物，正如他們需要在知識裡肯定自身的認同、主體性及文化一樣。因此，文化研究對文學和藝術想像的言外之意集中在擴張差異，而非戰勝過時的文化形式。

文化研究在政治經濟學上的應用則需要把注意力放在消費、使用以及生產、利潤及權力上。把消費者加入對話，包括直接以讀者和學生的形式進行對話，其本身就是既有實踐方法的新興延伸。但認真看待能动性（agency）和消費者文化的言外之意

最終會對生產模式本身產生深遠的影響。在供不應求的經濟體裡，消費者與生產者處於一種競爭關係：消費群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被去人性化的大眾市場，而他們的行為勢必被激烈競爭的企業所操縱、改變，最後企業取得權力而凌駕於消費者之上；但在供過於求的經濟體裡，消費者是夥伴、客戶，偶爾也是供應者和競爭者，消費者對新產品和方向有決定性的影響力。消費者是生產過程中部分的力量和能量，而非被動的受害者，他們的文化和鑑賞力是成功或發展其他新產品的關鍵。

本書的主題是關於這個想要探討可能性的充裕哲學在實踐當中發生了什麼事。在這裡所討論到的作品、概念、看法，其作者不會被對號入座當成文化研究的闡述者或支持者：但若是被列為反對者則很有可能就是。然而，在這個活潑好辯的領域中有著後學科理解力和跨領域傾向，許多不同意見都對此計畫有所貢獻，而這當中很多意見顯然都是從相關學科的討論中盜取而來的。

「努力號」復刻版？

當今文化研究的簡史不能因為是由一個從 1970 年代末開始就在船桅工作的人所寫，就可以宣稱是在探勘未知之領域。這本書不是《小獵犬號航海記》（*Voyage of the Beagle*³），它比較像**努力號復刻版**（*Endeavor Replica*）。當今文化研究的簡史從各種不同方向在文化研究的岸邊緩慢往返，小心注意並紀錄事物之間

³ 由達爾文（Charles Darwin）所著，1839 年出版。1831 年達爾文以船長隨伴的身分登上英國海軍艦艇小獵犬號航離祖國，開始他從 1831 到 1836 年為期五年的探險。以達爾文自己的話來說，這旅程「決定了他一生的志業」。書裡詳細記載這五年環繞世界的航程，而在這趟航行中他一邊蒐集標本，也一邊開始其「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理論。

如何相關、哪裡不相關，同時在行進間向新手解釋情況和規則，但它沒有忘記即使是最質樸的煤礦工人也能有雄圖大略，它既可以在遠處漫遊，也可以出現在發現新大陸的現場，這個事實以「努力號」（Endeavour）之名被永遠存封。這裡的努力號不是指那架星際火箭或太空梭⁴，而是那台小小、木製的惠特比（Whitby）運煤船，它被改裝為庫克船長（Capitan Cook）發現（從西方現代文明的角度來說的）新大陸的船艦；澳洲是庫克船長發現的新奇事物之一。努力號的複製品也被取了相同的名字，最初由不肖媒體、釀酒商及不動產大亨艾倫·邦德（Alan Bond）提供資金，在費里曼特爾（Fremantle）利用當地的紅柳桉樹和凱莉樹製造，它是一艘極度真實卻又不實際的船。這是一個環遊世界的擬像，意圖成為它所分析的原版努力號，帶著付了錢的乘客進行一趟幾近真實且不太舒適的航程。有時媒體工作人員會伴隨著乘客，甚至會激怒他們，當乘客登上這艘絕無僅有的船出海後，媒體會將乘客的真實經歷拍下來，並於最新的媒體運動實境節目《極端歷史》（*Extreme History*）中播出，該系列由BBC（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在2001年帶著包括澳洲人文學院院長伊恩·麥克曼（Iain McClaman）在內的一群歷史學者於努力號復刻版上拍攝。（媒體）工作人員竭盡可能地保持船上既痛苦又難堪的境況，麥克曼作為一般人所感受到的不適恰好與他作為研究原版努力號出航年代的歷史學家身分形成對比。顯然，傳達給（電視）觀眾的訊息是要那些對過往感興趣的人當心，或至少應當要去體驗當時的生活是什麼感覺。

好吧，這個努力號復刻版盡可能不帶情緒地試著要探索文化

⁴指美國的奮進號（Endeavour）太空梭，它1992年進行首次飛行，主要任務是支援國際太空站計畫，其名字即源自於庫克船長的「努力號」。

研究既陌生又迷人的風貌。文化研究正如澳洲，也許看來鄙俗、缺乏特色、讓新來的人沒有好感；但也正如同澳洲，其歷史不論好壞，都是一種思考當代歷險的方式。就像努力號復刻版一樣，可能有時很難去判斷看到的究竟是真實的還是建構的、是首播還是重播、是實質還是形式、是真實情形還是實境節目真人秀；但這就是文化研究，敏銳的解讀是其首要技巧。

儘管我自己是以一個參與的觀察者身分涉入文化研究（在這段期間我被潑了不少冷水，那些人常想在公眾場合檢測我的想法），但本書並非要提供我個人的立場，也不是企圖要將爭論導向我所贊成的立場；我試著扮演一名如史學家般的可靠證人，在之後的章節裡對文化研究的處理中，至少對我自己本身的偏好、偏愛和偏見都只是清描淡寫地帶過（雖然難免會囉唆，但很快就跳過了）。媒體是我最熱衷的題材，特別是電視、報紙和流行（時尚／設計）雜誌，從 1970 年代起，我就開始針對這些相關議題曾經撰寫或與人合著過不少書籍和文章。書籍包括：

- 《解讀電視》（*Reading Television*）
- 《了解新聞》（*Understanding News*）
- 《了解媒體》（*Making Sense of the Media*）
- 《電視一學》（*Tele-ology*）
- 《影像政治》（*The Politics of Pictures*）
- 7 • 《流行現實》（*Popular Reality*）
- 《電視的功用》（*Uses of Television*）
- 《美國文化研究讀本》（*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 《原住民公共領域》（*The Indigenous Public Sphere*）